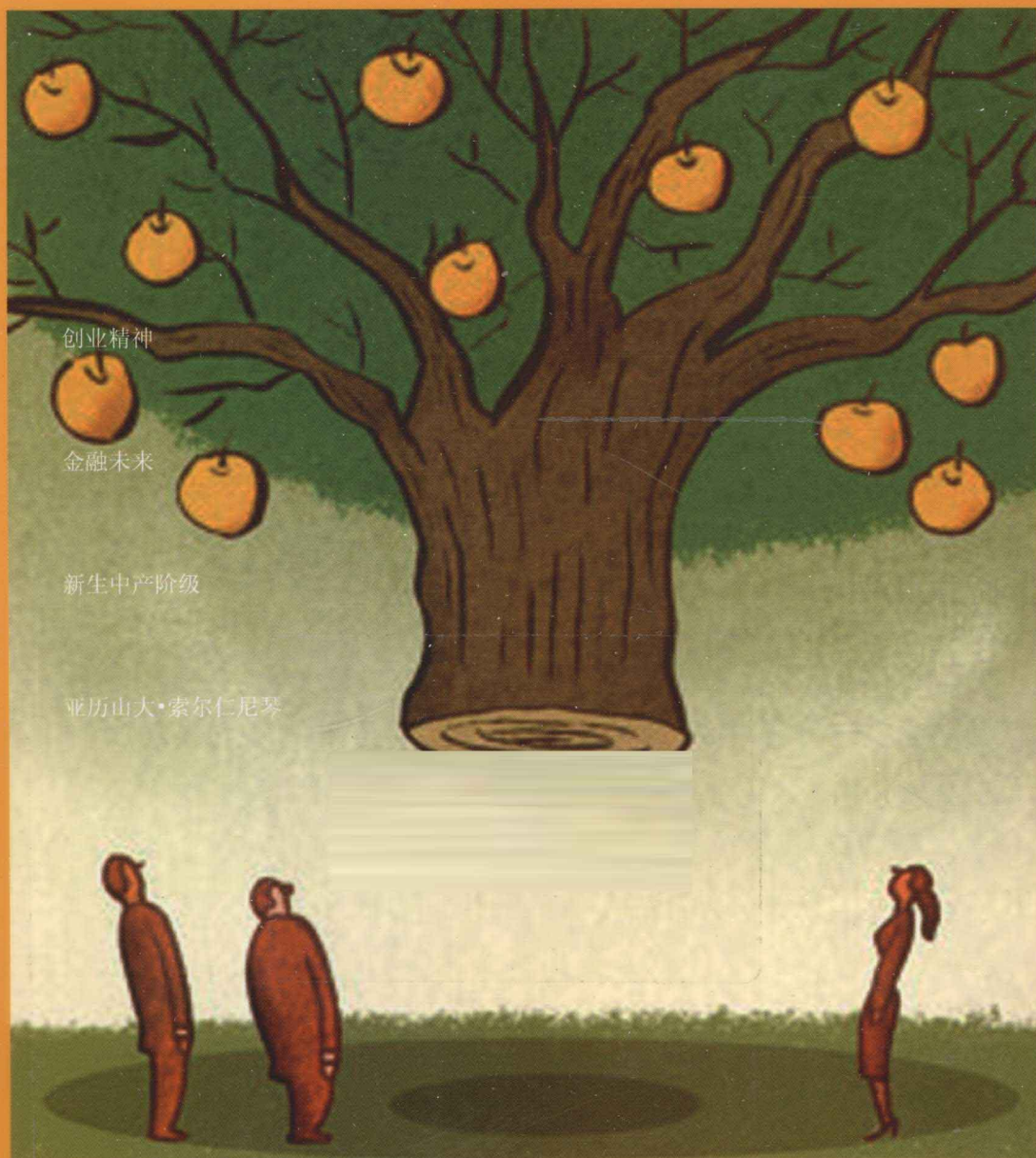


# 经济学人

MOOK1101 ECO团队 主编

The  
Economist



# 经济学人

MOOK1101

ECO团队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人 MOOK. 1101 / ECO 团队主编.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118 - 1809 - 6

I. ①经… II. ①E…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670 号

经济学人 MOOK. 1101

ECO 团队 主编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清 杨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本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 10.25 字数 172 千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策划部·麒麟工作室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809 - 6

定价: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第一章 世界经济 / 1

- 第一节 增长谜题 / 1
- 第二节 戒断症状 / 6
- 第三节 维修费用 / 15
- 第四节 从留住员工到招兵买马 / 21
- 第五节 议案获准,改革展开 / 28
- 第六节 痛并快乐着 / 30
- 第七节 一条更好的前进道路 / 38

## 第二章 创业精神 / 44

- 第一节 世界精英 / 44
- 第二节 一切尽在掌握 / 51
- 第三节 创业时代已经到来 / 52
- 第四节 创业家合众国 / 57
- 第五节 多多益善 / 63
- 第六节 机遇之地 / 66
- 第七节 神奇魔法 / 69
- 第八节 拯救世界 / 73
- 第九节 创业型社会 / 75

## 第三章 金融未来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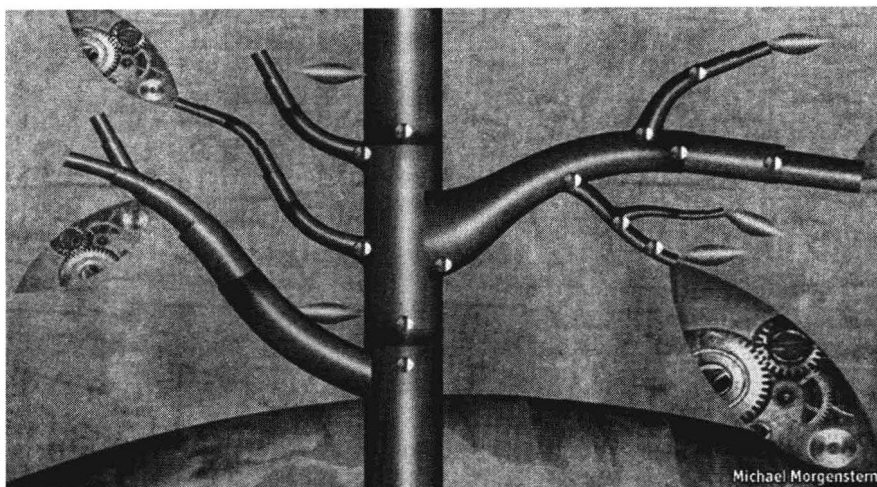
- 第一节 贪婪与恐惧 / 78
- 第二节 野兽精神 / 82
- 第三节 身陷“柏氏洞穴” / 88
- 第四节 市场拐点 / 95
- 第五节 如何玩火自焚 / 97

第六节	不公平的较量 / 103
第七节	修整金融 / 107
第四章	新兴市场的新生中产阶级 / 113
第一节	迅速壮大的布尔乔亚 / 113
第二节	谁在中间? / 120
第三节	紫藤巷外 / 121
第四节	中产阶级在想什么 / 127
第五节	老板们的观念 / 129
第六节	假死状态 / 135
第五章	文艺历史 / 139
第一节	阿穆尔河(黑龙江)上塞壬的歌声 / 139
第二节	丁丁 / 147
第三节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 155

# 第一章 世界经济

## 第一节 增长谜题

如果没有更快的增长,富裕国家将停滞不前。但是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经济学团队为您列出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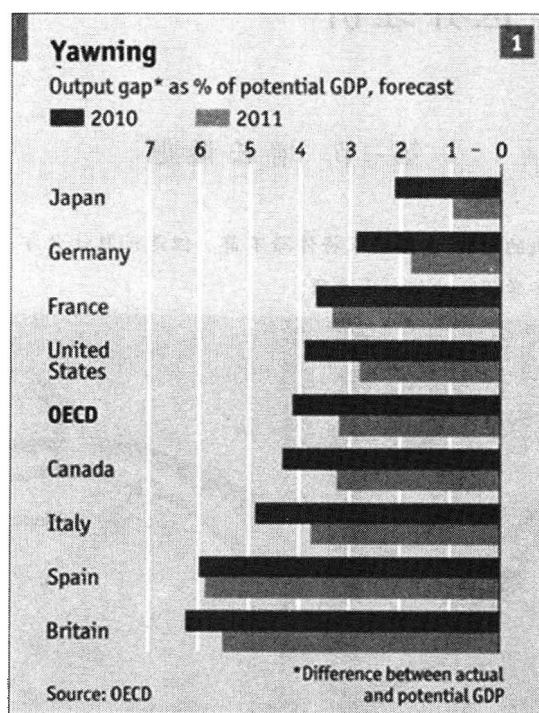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什么才是 21 世纪早期决定性的经济发展趋势呢?从 2008 年危机之后对金融体系的重建到主权债务的暴增,我们有为数众多的潜在选项。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中心戏剧性的转移将会高居榜首。

十年前,富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考虑购买力差异的情况下,它们

占据了全球 GDP 的三分之二。从那时起,这一份额已下降到仅二分之一多一点,而未来十年还可能继续降至 40%。大部分的全球产出将由新兴市场创造。

这一转移的速度证明了这些新兴国家的成功。得益于全球化和良好政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富国迎头赶上。2002~2008 年,超过 85% 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相比之下,从 1960 年到 2000 年,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而在 1960 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中则几乎为零。

“其余国家崛起”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为地球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一全球经济重心的迅速转移还有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解释,那就是美国、西欧及日本等富裕国家缺乏增长。这便是本期特别报道关注的焦点。



图表 1-1

三个主要理由使得未来数年可以被定义为西方世界停滞不前,其他地方风起云涌。首要理由是,2008~2009 年经济衰退的巨大规模及随后疲软的复苏。从发达经济体整体上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此次萧条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随后,其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失业人数和未充分利用厂房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尽管在一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产出已止住颓势,然而复苏力度过

于微弱,无法迅速推动闲置产能恢复生产(见图表 1-1)。据总部位于巴黎、负责追踪发达经济体状况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预计,要到 2015 年才能回补上这一“产出缺口”。

担心停滞的第二个理由和供给速度减缓有关。需求水平决定经济会高于或低于其增长率“趋势”,但这种趋势本身是由劳动工人的供给和他们的生产率决定的。反之,生产率又取决于资本投资与创新的速度。随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的不断攀升,各个富裕国家的劳动工人的供给速度即将减缓。该变化尤为显著的是西欧。该地区的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数现在还在缓慢增长,预计下一个十年就将以每年 0.3% 的幅度下降。在日本,目前潜在劳动力的数量已经在下降,未来降幅可能会翻倍,达到每年 0.7% 左右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相对好很多,但是未来 20 年里,0.3% 左右的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增长率将不到战后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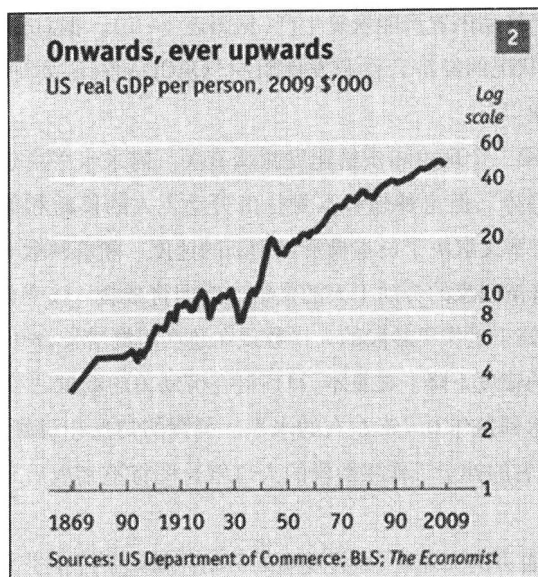
由于有着数百万的失业者,即将发生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些人口结构的转变会对富裕国家的中期前景产生约束,包括它们支付公共债务的能力。除非增加外来移民数量、提高劳动人口参与工作的比例、推迟退休年龄、加快生产效率提升,否则老龄化问题只会长期拖累潜在增长率。

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逊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Khuong Vu 的计算也完全与这一论点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1998~2008 年间,由大型富裕经济体所组成的七国集团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 2.1%。根据现在的人口统计趋势,并假设生产率进步水平与过去十年相同,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 1.45%,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快的生产增长率可以帮助减缓下降的步伐,但是看上去这不会马上到来。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尽管在新兴市场生产率飙升,但许多富裕国家的增长率却止步不前或缓慢前行。信息技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及在 21 世纪初期的普遍应用,使得美国的人均产出大幅提升;然而在 2004 年之后,这一指标就开始萎靡不振。在这次萧条期间,公司纷纷进行裁员,曾使增速重新加快,但恐怕会好景不长。日本的生产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经济泡沫破灭后陷入低潮。欧洲的生产率总体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也受到削弱。

担心富裕国家经济停滞的第三个理由,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和微弱的复苏本身也可能会削弱经济的潜在发展。长时期的高失业率会减少而非增加潜在工人人数。失业人员丧失了技能,失意工人会失去求职动力。金融危机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萎缩使信贷成本更高也更难得到。





图表 1-2

乐观者们引用美国 20 世纪的例子来证明,即使严重的衰退也不会造成持久的破坏。每一次探底后,经济最终都会反弹。因此从这一阶段整体来看,美国的人均潜在增长率仍然相当平稳(见图表 1-2)。尽管缺乏需求,美国的潜在生产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增长速度还算得上是 20 世纪首屈一指的。如今的高失业率也可能正在为更高效的增长进程埋下伏笔。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多数靠泡沫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如依靠建筑业的西班牙与依靠金融业的英国),其经济能力已受到某种损害。OECD 现在认为,金融危机的附带效果将会使富裕国家的潜在产出平均下降 3%。大部分的跌幅已经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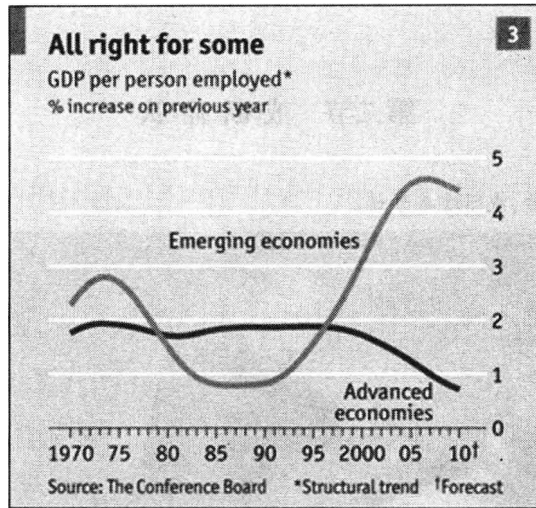
需求疲弱持续时间越长,造成的危机可能就越严重。日本过去 20 年的经历警钟长鸣,这一教训对于迅速老龄化的欧洲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该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生产增长率的下跌。随后不久,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缩减。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使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阴魂不散。经济未能恢复元气,通货紧缩乘虚而入。结果就是经年累月的疲弱需求和缓慢供给的组合。

为避免日本的命运,富裕国家需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促进增长:一方面,增加短期需求;另一方面,助推长期供给。不幸的是,如今的决策者们往往把这两项策略视为替代品而非互补品。许多为缺乏私人需求而发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现在认为,目前还不用考虑经济的中期潜力。他们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纽约时

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及许多奥巴马经济团队的成员。

## 刺激与紧缩

欧洲的经济学家把更多重点放在刺激经济中期增长上,特别是诸如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这样的改革。他们往往不愿意进一步地刺激财政来提升需求。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大力支持欧洲的结构改革,但他也是削减预算赤字本身就能推动增长这一想法的最热切支持者之一。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一场激情洋溢但是狭隘有限的有关财政刺激与紧缩的讨论。



图表 1-3

本期特别报道将论述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局限性。政府应该更协调地思考如何同时支持需求和增加供给。各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优先考虑对象,但是有几条原则是普遍的。首先,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各富裕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过分追求短期财政紧缩存在危险——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过度削减开支对于经济复苏造成了危险,不只是因为它无法轻易地被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抵消。税收和支出结构的改善和短期赤字一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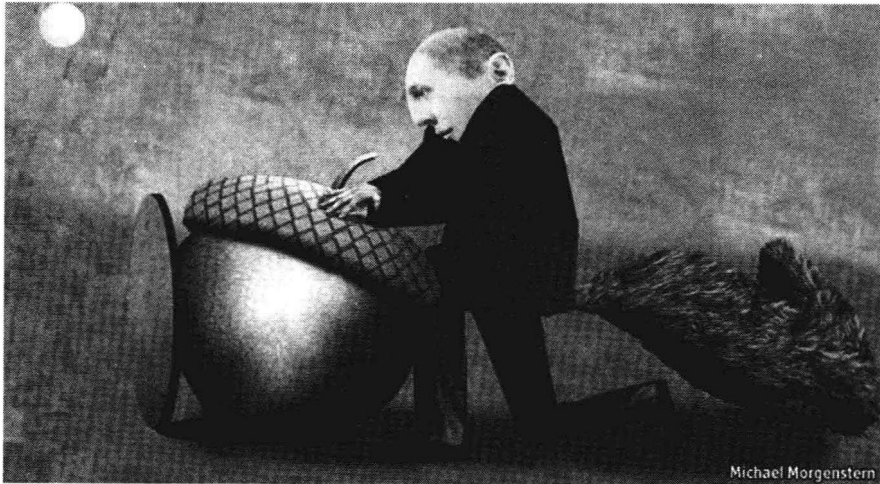
其次,忽视经济潜在增长的危险及错过促进增长微观经济改革的机会有着同样的风险。许多富国政府从之前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一个重要教训:它们明智且快速地清查了银行部门。但是更多的竞争和放松管制值得支付更多费用,特别是在有可能成为所有富裕国家未来就业率和生产率增长源泉的服务业更应如此。

然而,过多政府决心通过改造产业政策来促进创新。各国应把就业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这一点对美国尤为必要,那里的长期失业率达到创纪录水平,说明劳动力市场不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灵活。

更快的增长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既不会根除对领养老金者不切实际的承诺;没有哪个富裕国家能在庞大的养老金和医保承诺下左右逢源,杀出一条增长之路。它也不会使经济中心向新兴市场转移这一无情的进程停止。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人口,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会统治世界经济。然而这种转移是在繁荣还是停滞的背景下,则要取决于富裕国家的增长速度了。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太多发达国家看上去正走向停滞。

## 第二节 戒断症状

刺激政策过后,戒断遗症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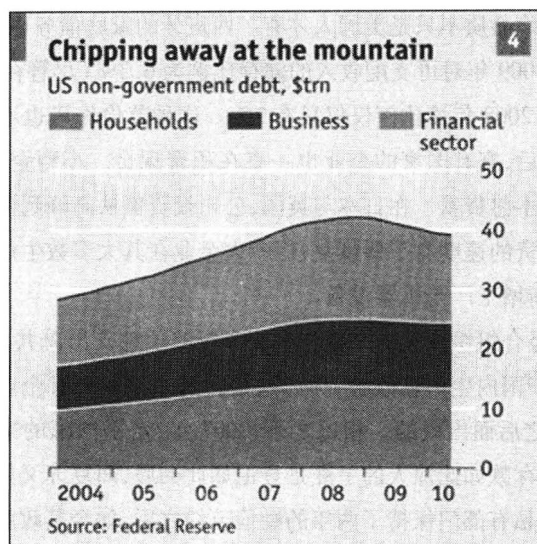


有些美国人总是把国债当做是自己的债务。据美国经济学家、已故的大卫·麦科德·赖特了解,在1940年的民意调查中,一位家庭主妇被问及她的房屋是否还欠抵押贷款,她回答说,“有的,我还欠4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国内生产总值的40%)如今看来显得有些离奇。2010年8月,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国债达到了8.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如果加上美国公共养老方案持有的财政部债务,那么截至2008年9月,公众持有的国债就达到了10万亿美元。这就迫使纽约时代广场旁的国家债务钟去掉了美

元符号,以获得多余的空间放置多出来的一位数字。

今天,许多美国人对于美国国债的感受也如同 20 世纪 40 年代的那位家庭主妇一样愤慨。但他们也只是与美国政府一样肆意挥霍(见图表 1-4)。他们的抵押债务与其他债务同样达到了约 13 万亿美元,这是他们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1.2 倍。



图表 1-4

不过,关于那个数字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其规模仍比两年前的水平低。“二战”结束 60 年以来,家庭债务仅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便是不断递增的趋势。接着在 2008 年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开始出现下降——不仅仅是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下降,也不仅仅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真实债务下降,而是以日常所见的美元美分计算的名义债务也下降。在 2008 年 3 月 1 日与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美国家庭共计减少家庭债务达 4730 亿美元。之后,商业企业与银行的债务也开始减少。尽管时代广场的债务钟上显示的联邦国债仍无休止地呈上升趋势,但包括家庭债务、公司债务以及银行债务在内的真正国家债务现在已经比 2009 年第一季度的债务要少。

在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消费者开支按实值计算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年的下跌,这也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家庭现在将可支配收入的 6% 储蓄下来,而危机前几年,美国家庭仅储蓄了其中的 2.7%。伴随着股票市场的断断续续的反弹,这种节俭作风让美国家庭重建了部分被衰退掠夺走的财

富。这些财富的净值现在达到了他们可支配收入的 490%，而危机期间最糟糕的月份中仅有 440%。据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的马丁·索莫尔与欧洲央行的基尔卡·斯拉喀莱克表示，为了缓解未来将遇到的更大风险，美国家庭将可能储存下一些价值其收入 540% ~ 550% 的各种资产。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的修整工作则到目前仅完成一半。

这种新的节俭品质不只是美国人才有。西班牙的家庭债务也同样出现下降。在英国，家庭在 2009 年对可支配收入的储存比例为 6.3%（尽管在 2010 年上半年出现减少），而在 2008 年该比例仅仅只有 2%。这种节俭作风也不仅仅局限于家庭。金融危机之后，富有国家的企业也一直在积聚现金。小型企业无法贷款，而许多大型企业也不愿贷款。在日本与英国，公司投资额从高峰到低谷已经下降了约四分之一。投资的速度有了些恢复，但各大企业在其大多数生产力闲置的情况下，不愿急于去新增工厂与机器设备。

整个来说，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与企业今年的预计支出总共要比收入少 2.6 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7%。这是在前一年里私有企业出现巨大的收入盈余（7.2%）之后而出现的。相比之下，2007 年，富裕国家的家庭与企业出现综合赤字。私有存款如此惊人的上涨是衰退如此彻底，而复苏又如此沉闷的主要原因。富裕国家私有部门保持了两年的勤俭节约之后，如今其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争议则是，要不要发扬某些这样的品质。

## 储存下来

松鼠储存方式是把坚果埋于泥土里面。在更复杂的经济体，人们的储存方式则是把钱放债给其他人。如此一来，存款人就需要借款人的存在。在经济学课本里，家庭在银行存款，而银行则把这些存款贷款给各个企业。要让家庭与企业都能获得盈余，那么就必须要有人要出现赤字。这里的有些人可以是一个外国。但经合组织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实力都缺乏实力去吸纳富裕国家的私有盈余存款。如果中国要抵消 2.6 万亿美元的盈余，就要遭受相当于 4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贸易赤字。即使这个任务需要经合组织外所有亚洲国家承担，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也得遭受 GDP 25% 以上的贸易赤字（日本与韩国除外，他们是经合组织成员国）。

依存的其他可能性便是各国政府。那也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私有盈余通过同样巨大的公共赤字反映出来。去年，经合组织的各国政府的综合赤字为国内生

产总值的 7.9%，而今天可能只出现轻微的减少。在大经济体中，英国的赤字最高，达到了 11.5%，美国紧随其后。从会计的角度来讲，这些让人惊愕的赤字仅仅反映了私有的盈余。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赤字的惊人上升并不全是政府的肆意挥霍造成的，起更大影响的则是公众的节俭品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当危机预算成本的最终账单在多年后被计算出来时，不受欢迎的银行救助与财政挥霍将不到 30%。剩下的则归咎于造成财政紧缩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危机本身了。

不管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说，如此规模的借款是在严重破坏公共金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富裕国家的政府债务总值在去年达到了 97%，并正在以现代历史中最快的速度增长。该组织预测，政府债务到 2015 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10% 的综合债务负担，而在 2007 年尚不到 70%。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希腊的债务拖欠，对某些国家猛增的公共赤字与债务的担忧也近乎于引发另一场金融崩溃。两百多年前，美国第一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哈米尔顿发出警告说，如果国家的信贷“有疑问”，那这些国家则必须支付“超额的补贴”。今年春天，希腊信贷受到严重质疑。这个国家为自己的债务（与德国债务相关联）的补贴或利差从今年年初的 2% 左右大幅地上升到今年五月危机高峰期的近 10%。爱尔兰、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债务的利差也出现上升趋势，不过幅度稍小些。这些担忧在今年 9 月再次出现，特别是在爱尔兰。

希腊不得不接受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与那些经济不稳定的欧元区借贷国一样，希腊被迫实行大幅的预算削减政策。但希腊危机甚至对那些未受到明显金融市场压力的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英国，该国的新联合政府宣布了增加税收以及在公共开支上进行大幅削减。根据财政研究机构，这些比 1976 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施行的削减的力度还要大。

在美国，债券收益近乎于历史低位，经济发展也在放缓，但政府准备开启第二次刺激方案的计划业已失败（尽管政府如今又一次地在尝试）。华盛顿特区的多数政治辩论都是关于财政紧缩的规模；特别是关于是否允许布什减税政策按计划在今年年底宣告结束。

即使富裕国家的经济继续以低负荷运转，这些国家到 2011 年也将迈向至少 40 年里可能最大的集体预算紧缩。那么在私有部分减债完成之前，政府就已经失去了财政制衡的兴趣。

## 加强手段实施过早

这是一个错误吗？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很深的分歧。许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苦恼的是，高额的公共债务的成本与风险被过分地夸大了，而且只要家庭在减少债务，经济到目前也未能发挥出其潜力，政府就不应该去约束公共赤字。

节俭的倡议者表示，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剑锋直指金融市场的变化无常以及政府债务对国家长期发展带来的危险。许多人主张，财政上的节俭甚至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减少巨额政府债务的忧虑，能够增强私人部门的信心，促进支出。企业家们就会敢于去投资，而家庭则愿意随心所欲地去消费，而不用担心未来出台增税政策，以帮助偿还债务。

凯恩斯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到目前为止，与其说赤字问题是引发经济萧条的根源，不如说它是一种症状。财政上的震荡毫无疑问有助于抑制危机带来的损失。如果没有这种震荡的存在，那私有部分储蓄的决心就肯定会让经济出现开支的进一步萎缩。那样就会相应造成收入的更急剧的下降，家庭就更难于去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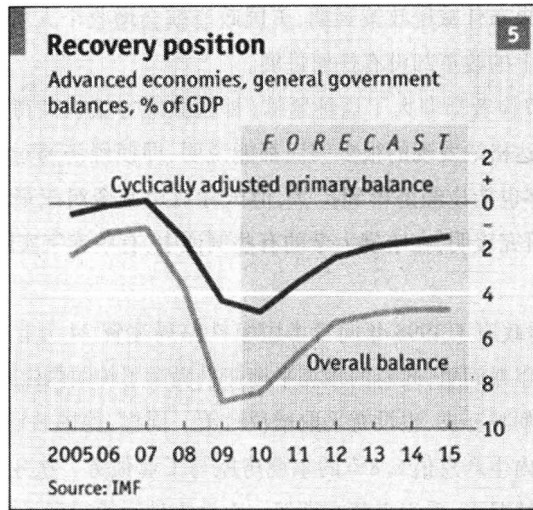
多数富裕国家的借款也根本就没有达到可借贷的界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最发达的经济体仍有大量的“财政空间”。比如在美国与英国，基金的经济学家估计，其公共债务在达到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60%时，才算达到了其绝对界限，这远高于目前的水平。所以说，狼还没来。

但正如一位白宫前官员查理·舒尔茨说的，白蚁已经来了。各国政府都有大的、潜在的结构性的预算鸿沟，这是经济复苏所无法填补的。上涨的医疗保险与养老开支会不断给政府债务带来压力。最终，富裕国家的经济将恢复完全就业状态，而到了那时候，公共借贷将排挤出私有投资，并对经济增长带来伤害。

这些白蚁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而这些损害什么时候会变得严重呢？马里兰大学的卡尔曼·雷恩哈尔特与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仔细研究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债务给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最终定论是，公共债务只有在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0%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但到那时候，它给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突然的、很大的。

## 到目前为止没有进展

其他学者得出了更有些让人沮丧的结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梅米特·卡纳与托马斯·格伦尼斯与世界银行的弗里兹·科赫勒-盖博在分析自1980年以来的99个国家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77%为最终界限。今年,G7的每个成员国都将超过这个界限了。如果这些作者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债务就将让G20的富裕国家的整体增长率下降0.5%。



图表 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政府应该在2030年之前尽全力让他们的负债率下降到6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要施行一些针对财政的豪壮行为。他们的预算应该要从2010年预测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9%的赤字(见图表1-5),到2020年上升到3.8%的盈余,并在这个水平上保持十年,即使是老龄公众给国家的财政成本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在美国、英国、希腊、爱尔兰、日本与西班牙,其上升的幅度需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或更多。

基于这种任务的规模,似乎最好不要把它推迟得太久才执行,特别是在各国经济不再萎缩,仅仅是增长缓慢的时候。很多研究表明,比起涉及增税的有关政策,加强开支削减的巩固措施更有可能站住脚,并更大程度地增强中期的经济增长。削减公共机构的薪资与福利性支出,会比削减政府投资具有更好的效果。

推出那些降低养老以及医疗开支增速的改革措施应该是在被特殊考虑的优先



事务,因为政府对老龄人的承诺的资本净值远高于今日的债务。提高退休年龄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因为随着人们的工作年限增加,这同时减少了政府的负债,也加强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如果财政收入必须增长,那么消费税以及房地产税增加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伤害,比个人所得税或存款税要小。

依据这些标准,许多富裕国家的财政强化方案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英国政府计划通过开支削减,完成四分之三的预算调整。希腊的比例是51%,而西班牙则是62%。几个欧洲国家目前正在提高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尽管都是采取很小的措施。而出现的增税则大都通过增值税的方式。相比之下,美国财政方案却要糟得多——如果布什减税政策到期,美国政府就会增收个人所得税和资本税,养老与医疗开支上的改革却没有任何进展。

然而,提倡节俭者却夸大了这种紧缩(即便紧缩方案设计得当)对短期增长的种种益处。阿达格纳发现的很多例证都能说明,即使经济通过削减开支(而非增税)来减少赤字也能让经济得到扩张,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一篇研究表明,在哈佛大学的有些例证中,有些赤字实际上未能得到减少。

比如说,日本政府于1998年向日本国家铁路局注资24万亿日元,第二年没有注资。在这两年期间里,政府的预算平衡似乎提高了约国内生产总值的4.8%,即使日本既没有削减开支,也没有采取增税政策。同样,德国政府于1995年承担了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6.8%的东德房屋与工业债务。次年,德国的预算在没有任何紧缩的情况下,看起来就在那场一次性事件后便得到了惊人的提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员对那些确实实行了增税或削减开支的国家做出了分析,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政策能加强经济增长。事实上,他们的主张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财政紧缩通常在两年之后减少0.5%左右的产出。到2030年将公共债务减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60%以下,美国就不得不在持续十年的时间内,每年都要忍受这种财政阵痛了。

## 合理配给止痛药

如果放松银根,就可以让财政紧缩对经济发展造成稍小的伤害。通常情况下,在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时,各国央行都会削减利率,而货币就会出现疲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这些比先前低的利率以及汇率大概使得修补预算的阵痛减半。